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張繼禹

中華道藏

第四六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太上混元真錄	一
002 混元聖紀	一一
003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一二四
004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一二九
005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	一五三
006 玄元十子圖	一五五
007 漢武帝內傳	一六〇
008 漢武帝外傳	一七二
009 太極葛仙公傳	一七九
010 紫陽真人內傳	一九〇
011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一九七
012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	二〇三
013 華陽陶隱居內傳	二一〇
014 華陽陶隱居集	二二五
015 桓真人升仙記	二四〇
016 周氏冥通記	二四五
017 洞玄靈寶三師記	二七二
018 唐葉真人傳	二七五
019 葉淨能詩	二八八
020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二九六
021 章獻明肅皇后受上清畢法籙記	三〇八
022 皇明恩命世錄	三一〇
023 漢天師世家	三四〇
024 翊聖保德傳	三七一
025 地祇上將温太保傳	三八二
026 孝道吳許二真君傳	三八九
027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	三九四
028 許真君仙傳	四二〇
029 許太史真君圖傳	四二六
030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四四七
031 呂祖志	四八三
032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五二九
033 雲阜山申仙翁傳	五三五
034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五四〇
035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	五八四
036 南嶽九真人傳	六一九
037 南嶽小錄	六二二

001 太上混元真錄

經名：太上混元真錄。一卷。
編撰者不詳。底本出處：《正統
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老君在殷周之時，或出或處，凡經二百餘載焉。每以心爲無心，以身爲無身，以太虛爲上，存真爲寶。歷思天門之奧，浮遊八荒之表。呼吸生氣，與神相保，無小無大，無醜無好，榮祿代光，視如芻草。是故以無心之心、無身之身，包裹天地，養育萬物也。夫心非心者，大也。身非身者，廣也。凡此數者，不可勝也。取之於無事，故能以道豐國，和柔百姓。所以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康王崩，太子瑕立，是爲昭王。是時太上復命老君開化西域天竺、維衛、大秦、安息、罽賓諸國。以八天隱文授於昭王，昭王自謂居自

然之運，代五帝之氣，錯綜陰陽之理，不崇天文。老君知周之衰，乃收天文，因而退官歸居故里。於是隱遯閑居，欲往流沙。其時天西北有絕滅之國，去崑崙山九十萬里，國名長引，其國中人身長四十尺，壽八千歲，皆有道德。欲往從之，言歸崑崙。到無極元年，歲在癸丑五月壬午，乃爰駕青牛馭音反車，去周西度焉。其時王道微缺，政教不行。故牽成叔《老君頌》曰：

深哉李氏，誕此聖姿。研精玄奧，幽讚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暉。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抗志浩然。於邈遐風，徽音永傳。

薛道衡亦云：

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

論曰：竊按經史，周秦以前帝王諸侯並無年號，皆云元年二年而已。近至漢文始立中元後元，武帝之時方號元光、元朔。今據《太玄經》及

《節解》、《內解》、《文始內傳》、《道德經序》並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癸丑去周西度者，此乃鬼谷子、郭子、張天師、葛仙公等，引諸天年號以配人間時代者也。自非得道真仙，孰能洞究之焉。亦如開皇、赤明、朱靈、上和等號，固非流俗所知矣。或云去周西度者，此正言去周官而歸，然後潛度函關，非謂仕周之日便即公然西適也。是時周居豐鎬，關在其東，故《文始內傳》云：法有聖人，經過京邑。故掃路燒香，以候天真入境是也。若言周在關東，便是天真出境，何謂入境歟？由是而論，尤明老君發自瀨鄉而來，信矣。或云見周衰者，謂屬昭王政化微缺之時也。而諸經論或云幽、厲、平、敬之時西度者，斯並穿鑿，誤之深矣。

是時老君浮紫氣，乘青牛車，薄版爲隆穹，從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北郭先生西邁，道經函谷關。其關在陝州桃林縣南一十二里，有故關墟是也。

關令姓尹名喜，字公文。其父避紂淫亂，乃潛遊秦州天水，因遂家焉。其先積德累仁，流慶所萃，而乃誕焉。母氏曾晝寢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見有長人語令嚙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生時，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堂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及誕，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然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易，善於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狀。大度瑰然，不修俗禮，榮感不形於色。懷道逍遙，有遠遊之志。其後果歷涉山水，考詳川谷。睠言此地，知必成真。乃結草爲樓，精思至道。康王聞之，拜爲大夫。以其因樓觀望，故號此宅爲樓觀。今之雍州終南山陰，蓋屋縣神就鄉聞仙里中，有草樓闕壇、仁祠靈宇，歷代崇護，于今尚在。時關令務行陰德，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京師美之，乃入侍東宮賓友。至昭王時，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乃求出爲函谷關令。以物色而遮之曰：夫陽

數盡，九星宿值，今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念真，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其時先敕關卒孫景云：若有異服古人之狀乘青牛薄版車，勿聽過關。其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果遇老君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大人少留神。吏便入白曰：適有一老公丈人之狀，乘青牛車，從東來求度西關。喜曰：諾，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而邀焉。曰：願大人暫枉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耳，居在關東，田在關西，欲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道德，子焉執敬若斯，謬亦甚矣。老君故謙辭，聊復試之，未肯以前，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大人豈取薪，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或云：吾聞大秦有古先生，其道無爲，故往觀焉。路由於此，何妄留耶。此二試也。喜又曰：今睹大人

之狀，聖姿超絕，乃天上極尊。何邊夷之有可往觀乎。願不惑言，少垂哀愍。老君又曰：子見何祥，乃能知之。此三試也。喜答曰：往冬十月天里之星西行過昴，今之朔內融風三至，東南真氣狀如龍蛇而西渡漢，此真人之徵也。喜少好讀墳易，及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風雲之應未嘗不驗。前望見紫氣西邁，夫陽數極九，復九十日當有聖人微服乘青牛薄版車從東來度。自爾已來，夙夜存思，夢想真人有日久矣。今睹大人容貌瑰然，聖姿超代，喜自少及長未嘗所見。以喜所知，君豈非上古真人者乎。老君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吾知子念道，故來相試。子有神通之明，當得度代也。或云老君乃訥然吐舌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三反覆，然後從喜而前。故四皓曰：觀老氏與尹生，豈不敬悟先機耶。而照執謙辭者，欲教代耳。關令於是設坐官舍，行弟子之禮，北面而事之，命作名厨盛饌以進老君焉。老君復試其慈捨之心。時有債客姓徐

名甲，日雇錢一百。先與約語，須吾行達西海大秦、安息國，歸以黃金頓備錢限。甲既見老君方欲遠遊，疑遂不還其直。因美女誘之，乃舉辭詣關令，訟老君求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已二百餘歲，應還七百二十萬錢。汝命早應死，所以常生至今，賴我太玄生符在身耳。言畢，見太玄生符飛從甲口出，還老君前，文字新明。甲已成一聚白骨。喜見甲違心便死，有意愍之，復欲觀老君能起死人不。因曰：喜當代還此直。即具錢來，曰：伏願大人赦甲往罪，賜其更生。老君愍喜慈捨，曰：善。復以向符投其枯骨，甲即還生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致死耳，今還汝錢矣。因乃禮遣之。老君既二三試，關令皆度，知其必得道。乃停關下百有餘日焉。

關令稽首曰：晚生淺識，耳目滓滯。迷惑代俗，沈淪聲色。今見聖人，如聾得聽，如盲得視。投身委命，願聞大道焉。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

爲德也。又問曰：道有三品，要得昇仙，其以何行乎。老君曰：以一爲數。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奧室鍊金，食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莫失。喜於是踴躍稽首，問曰：鍊金奈何？曰：神方也。自玄元清虛，莫不由金符而得道，履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虛無，因神明而俱升。喜復稽首，曰：願聞之。老君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入鍊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其方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物成須臾，當得雄雌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震驚必來游。九丹曰：第一曰丹華，第二曰神符，第三曰神丹，第四曰還丹，第五曰餌丹，第六曰鍊丹，第七曰柔丹，第八曰伏丹，第九曰寒丹。又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二尺，厚薄均。腹三齊，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

十，終三旬。內二百，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湊聚，輔翼人。子處宮，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精純。即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殷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治，淨魂魄。得長壽，入仙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之，勿須論。

夫水銀、硝砂、液珠，以作神丹，服一刀圭，飛昇天宮。身堅食氣，乃得神仙。汝當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乃存其神，即時昇仙，上爲真人。汝不服還丹金液，虛自苦耳。爲寒温、風濕、鬼氣所擊，司命不能救也。道之如此，可不勉哉。汝善温衣少食，適體守虛，虛無自然，鬼亦不能殺也。年壽盡竟，即自死耳。何以言之，以其不堅無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故求死，但自老朽枯槁腐死耳，人亦如此矣。吾以此喻汝，汝自弩力存神作丹，早自防衛。得此道者，長生不死，役鬼使神。苟非其人，萬金不傳。不得以示愚人，口是心非不信之人，令訕毀神

道，益子之過。度世在己，無鬼神也。嗟乎，行屍雖富有，萬物貴爲天。王而快意，從欲不滿百年，成一器之土，甚可哀哉。合作神丹，若須臾耳。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何央乎。

關令稽首，又問曰：食氣如何？

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如雲無足，水之無根。元氣混沌，變化太清。審而握之，久久自靈。知之甚易，行之甚難矣。夫修生之人，故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形動德散，氣越道叛。精消魂損，目動魄亂。是以聖人靜形閉氣，畜精愛視，道德虛疑，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道成變化，臨危不懼。子能修之，得道大要。夫生不再來，故導之以氣也。寶氣則得道，得道則長久。神者，精也。寶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氣行之則爲道也，精存之則爲寶也。行氣一名鍊氣，一名長息法。正偃卧握固，漱口嚙之。三咽

行氣，鼻但內氣，口但出氣。徐縮鼻引之，莫極滿，滿則難還。初爲之時，人五息已一息可吐也。每口吐氣，欲止輒一吐之。安其身，和其氣，無與息事。若不和且止，和乃爲之，當守之勿倦。氣至形安，鼻息和則清氣來。至自覺形熱，熱則汗出。且勿起安養，務欲久久，則三蟲自去，意想分明也。常以夜半鷄鳴，祝曰：東方青牙，服食青牙。飲以朝華，三嚙止。南方朱丹，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三嚙止。中央之野，仰太山，服元氣。飲以醴泉，三嚙止。西方明石，服食明石。飲以靈液，三嚙止。北方玄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三嚙止。如此三十日，三蟲皆死，正神正氣自安定，伏尸不復還心中，子自仙矣。於是爲作《玉曆中經》三篇五十五章，本在上皇藏之金匱玉曆笥中。今將付爾，慎勿妄傳。其要曰：養生之術，絕俗事約。歸清淨，養元氣。和積蓄神，還反生審。欲修道，守自然。慎無導引，勞爾形。辟穀不食，餓子精。六甲陰陽，勿擾傾。心狂

意亂，神去身。枯骨獨立，歸黃泉。靜處冥室，養爾神。精熟思之，道自然。故據《神記》。

論曰：其三篇，乃元氣之祖。酌自然之和，其要在於抱一而無離矣。一日之道，朝飽暮飢。一月之道，不失盛衰。一歲之道，夏瘦冬肥。百歲之道，節穀食棗。千歲之道，獨男無女。是謂長生久視，道莫有數矣。次授《自然經》、《歷藏經》及《黃庭經》，內祕嚙氣、吞精、存真、固齡之道。關令受畢，因各祕而內修焉。

關令又稽首曰：敢問大道如何？

老君曰：子骨相應真，眼有日光，項負圓耀，五藏有文面，有七星。上象天文，下順地理，莫不備足。故寄慧鍊神，挺生末劫，當爲真人之長也。此由先代行善故也。吾今傳子大道，上可以舉身昇遐度世，不死不生，至真無上，欲教化隨意自在，度人無量代。中可以爲國王之師，下可安身，全家救護。天人命終受化更生，福祿久久，咸使入道，反自然也。爾豈不願奉之乎。

喜稽首曰：今聞至道豁然，已歷萬劫而更生，誠宿命之遇也。願天尊大人賜爲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喜得奉而修焉。老君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喜於是退官託疾，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邀歸本第，至二十八日受五千金於斯地矣。今之樓觀即尹大夫關令故宅焉，其望氣草樓及老君所乘車今猶在矚。老君曰：《道德經》正文有五千金，然其中配讚語勢凡二篇，有五千餘言也。故《史記》曰：老子爲關令說五千餘言，申道德之意是也。夫道因言以明無言，因形以觀無形。故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聖人之意，則冥符大道之心乎。大道何心哉，以天人心爲心。吾此經淳真，表裏洞虛彌綸。十方廣大周備，天地及萬物生乎其中。散則爲無形，見則有文章。故聖人體而則之意可見矣，大道之化可觀矣。因象以見無象，因形以觀無形。此經可以觀上古之始則可知矣。自然有三萬六千威神侍衛經文天地兩儀象，此

二篇大包天地，細入毫端，八十一章當九州四海天地之數備矣，故能藏崑崙於黍米也。此經可以靜祈難，以言辯矣。喜禮拜受言畢曰：弟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夫五千金宣道德之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挈玄人。靜思祈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幽，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污之不辱，飾之不榮，擾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末代之人以《道德經》爲儒談之書，了無復尊恭之禮，大謬之甚也。此經本出太上虛無之宮，諸經之祖宗。上以洞明大道，下以敷弘代教，不可思而議也，辯而詰也。太上衆真誦詠不輟，其況凡人乎道士乎。

關令又稽首曰：道德二篇，法象天地。將欲內修，其理如何？老君曰：夫道者，虛無自然。德者，不處成功。修之者昇天，位爲真人，長生不死，上古所重也。關令叩頭曰：死罪，

死罪。喜雖小鄙，貪慕神仙。乞授一言，得以生活。老君曰：善乃爲注五千文。次第節解以授之焉。其要曰：道者，謂泥丸也。名者，謂脾也。母者，謂丹田也。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降下，下至丹田。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其神，太白守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膂，居下元中。夜半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妙謂守虛無也，異名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液，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人死氣絕於口，故曰衆妙之門。夫朝食其美，暮爲屎，故曰惡也。人行道將以備死，故曰不善。朝爲善功暮爲惡，故曰斯不善已。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精與氣也。長短相形，肝與肺也。高下相傾，心與腎也。音聲相和，口與耳，腸與胃也。先後相隨，兩足也。無爲之事，謂守自然也。萬物作焉，謂六甲錯身也。不去謂道一行於形中，不行則形死，次謂

心行一。心神赤赤，氣生五色。過幽關，入明堂。上至絳宮華蓋之，下向窮關入紫宮，故曰尚賢。年少之時，氣脉

充盛，精神備具，自謂常生。及至身老，神明皆去，故曰難得之貨。虛其心，謂無所思。實其腹，謂常閉氣。強其骨，謂不洩精。則上下氣通，身體之中無不理矣。其例略如此也。老君曰：吾道甚深，不可妄傳。生道入復，神明皆存。百節關孔，六甲相連。徘徊身中，錯綜無端。胎息守中，上與天連，名曰大道。行之立仙，上昇太清，拜爲真人。關令稽首曰：喜受命矣。天道甚重，不敢洩言。思惟道君，哀愍元元，老君又曰：欲傳吾道德經及節解者，當以甲子之日，以金錢九千、五綵各一匹，作四分出黃壇敵丹爲約，上告皇靈。以天地爲信，日月爲盟。子傳吾文，勿妄示人。傳不得人，殃及其身，身死名滅。下流子孫，可不慎焉。吾道虛無自然，玄靜守一，非代庸庸之人所當見。聞子欲長生，務入深出。節食服氣，存道念無。令形體不死，萬

代長存。關令跪受，遂得長生之道焉。或云殺白馬以爲誓者，蓋僞文，今非取限也。

關令又稽首曰：大道微妙，自然深遠，特希開悟耳。老君乃於關令宅南望氣臺上，說《道德經》。其要曰：告子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聲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識音以弦，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推。心令口言，言者不知。夫道象無形端，恍惚若亡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緣氣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敷榮條達，新味異行不等，甜苦酸鹹辛，氣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神。含養陰陽道，隨所倚爲親，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人，本出於虛無，感激生精神。譬如起音者，掇弦手動傳，宮商角徵羽，口

氣呼吸元，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先，本靜在虛淨，故曰道自然。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髮髯之精光，微妙之上玄。譬如萬丈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濁微，徹見底亦難。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其靈魂。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譬如瘡痂者，不能傳人言，爲聾彈宮商，其人豈能聞。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其辭，情猥不能宣。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原。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至乎萬物生，情形相結連。如壞復成，如滅復生。以成五行，陰與陽并，展轉變化，遂爲物精。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愚不別知，自謂適生。子無道眼，安知生靈。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通道，能亡能存。神能飛形，并復移山。形爲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思，愁毒憂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吾尚白

首，衰老執年。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子能無爲，知子志堅。今爲子說，露見敷陳。散解剖判，真僞列分。子當諦受，重道殷勤。道爲明出，經爲學先。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疏親。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上代始已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唯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略，慎誠勿失。先捐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經非不達，中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無必有，子未能決。但當按行，次來次滅。道有真僞，福有凶吉。罪有公私，明有纖密。占往知來，不如朴質。夫身意者，我所患也。無心，我何知乎。無身，當何憂乎。是以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以制志意而還思慮，故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夫欲視亦無所見，欲

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所道，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言，復歸於無物。若常能清靜，形骸全，天地充，實長保年。此非託於天地，亦非託於鬼神天，非託於萬物也。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此兩者同謂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鳥獸狼，蟲鳥獸狼自來歸之。深川河海非欲魚鱉蛟龍，魚鱉蛟龍自來歸之。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夫道甚深奧，虛無之淵。子雖聞說，心不微殫。所以然者，書不盡言。著經處文，學以相然。子當寶之，內念思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喜即稽首，敢問學之奈何？老君曰：善爲書述者，必綴其文。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爲正無處，正自居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爲道，道自助矣。不然於祠，鬼自避之。不勞於神，壽命無期。無進無退，誰與爲謀。爲是致是，非自然哉。於是授喜要解，凡百餘篇。關令稽首曰：今聞

命矣。

老君說經訖，又曰：慎而行之，寶而懷之。藏之五內，慎勿洩言。吾將遠遊，不期自會也。古先生者，吾之身也。化乎竺乾，今已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吾在天爲無名之君，在代爲有古先生。其出無欲，其入無爲。不終不始，常存自然。應運輪轉，隨時爲名。經天歷地，無所不之。昔嘗下教，觀乎天竺。徧覽羣俗，兇獷相殘。血氣厲空，痛傷吾情。於是返神，還乎無名。太上有命，應爲周師。吾懷往念，是以西旋。開化天竺，大秦諸國，雜俗之人也。吾今逝矣，亦返一原。關令曰：願從聖尊遠遊觀化乎。老君曰：我行無常處也。或上天、或入地、或登山、或入海、或之大國、或往小國、或見天王賢人、或見聖人帝王、或見下賤凡夫、或見采女美人、或見奴婢卒伍、或詣胡夷戎狄僮吳楚越氏羌蠻貊非人之鄉，鬼神之封、嶮難之中，觀化十方出入無間，或坐在立亡。子以始受道，諸穢未盡，焉能隨吾

遠行耶。關令稽首曰：上天入地，登山渡海。願從大人，無所難忌也。老君曰：子道未成，豈能得遠遊耶。子有宿德，以道相傳。子能隨我，但誦二篇。精研萬遍，身入自然。方可與子同遊，上登九天謁見吾師，下化諸國摧伏兇羣。今告子道要，訣其微言。勤能修之，真道自成也。道成之後，七祖父母皆當生化蓮華之中。天厨日至，自然飛行。耳洞聽，目洞視。入水不溺，入火不灼。六通四達，真道既成。靡不周備，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乃可從吾遠遊，觀化十方，推度萬物，豈不善哉。子道欲成時，自當相迎，今未得去也。往劫諸真人無不從此經得六通道矣。關令復稽首受命焉。

老君以甲寅年四月八日於宅南山館臨欲昇天，重告關令曰：子當千日清齋，修習吾經。三年之後，往成都市青羊之肆尋吾，乃可得焉。言訖，關令稽首禮謝，忽然不見。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以一見授吾一要，得以守元。即

仰視睹懸身坐空中，雲光之上，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面放五明。存亡恍惚，老少無常。乃有九玄高仙，五帝直符，與正一使者持節來迎，皆身生光明，洞照四方。自然化生，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獅子列在前後左右。喜見天威，不覺悲惶，因稽首而立。老君告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淨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言訖，與諸仙昇乎太微焉。其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鑿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斯即老君欲西化胡之先兆也。是時關令受言誠深，泣涕追慕。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恬憒思道，歸志守一，極虛本無。剖析乙密羅縷妙言，內意不出。於是心開意達，實而行之。其初日之中，寐夢飛往太山之巔，二日夢仙人隨而侍之，三日夢有神光，四日夢天下皆來師而事之。內觀夢寐，知五千文之

有道，乃清淨而行之。

論曰：按《西昇經》云，開道竺乾有古先生，欲往昇就者，誠關尹之言也。下文云古先生吾之身者，此正前寓言也。夫希仙之法要在尋真，故假稱彼有先生，欲往昇就。然授道既訖，不假祈求，恐執教之人不明權實，故於茲下章云吾身是也。或云古先生吾之師者，亦寓言也。而或執之以為實錄，誤之甚矣。何者，若古有其人，不應今欲昇就。如彼方見在，何謂滅身絕有乎。以此詳之，寓言稱師審矣。況夫無名有古，並是老君之號者歟。謂前所言吾之身者，信矣。或云化乎竺乾，久將返神，吾今逝矣。亦返一原者，蓋明化彼化，此俱是一身，此返彼本來無二。猶恐不明道，力信悟未深。故顯以神通，光燭天下。將示去來自，聖德無倫。用以警發真人，令其不厭。尹真云：今睹聖姿超絕，乃天上極尊，何邊夷之有。斯言微矣。此山阜上，關令先立臺館，以瞻星候

氣。老君於中昇虛，後人遂呼為老子陵。蓋非墳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老君曰：存三一之法，先存當兩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泥丸，此上丹田宮也。上丹田中有赤子，字曰元先。一名帝卿人，長三寸，赤幘赤衣赤履。次思心中名為絳官，此中丹田也。其中真人，字子丹。一名光堅人，長三寸，服色同前。次思臍下三寸為命門宮，此下丹田也。其中嬰兒，字元陽。一名谷玄人，長三寸，服色同前。思見下一坐金牀玉几，常以金鑪玉匕。攪精訖，思上一來住中，一左下。一手持金鑪玉匕立在中，一右先。以精哺上一次，哺中一計，令人得十飲口許。便思上一還所住，次哺下一次，思下一復還所住訖，便止。次又思白氣如車輪，大以自覆。次思赤氣覆白氣，訖，便可卧。又洞房中有白氣大如雞子，光如月照所在。凡次上法常當晝夜存之，故曰：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坐

亦念一，卧亦念一，行亦念一，入山林亦念一，入軍念一，飲食念一，有疾念一，有憂念一，無不得願也。老君曰：夫精，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是以寶也。人以身為國，神為君，精為臣，氣為人。也。氣變為精，精變為神，神化為嬰兒。嬰兒上為真人，真人然後為赤子，此真一也。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寶三丹田也。常行氣愛精則三田寶、赤子存，此其要道也。若專存一不忘，則萬事畢矣。夫守一者，遊行天地無所畏也。久久可見，見則身中三萬六千神共舉其身，白日昇天，此上土也。次則延年却惡，中土也。有急不忘之，必得過脫灾厄，下土也。守一之道，得惡夢及見怪勿以告人，但正心念一，則不為灾害。夫一者，身之帝君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入三軍，甲兵不能殺之。入山林，百害不敢犯之。入江海，蛟龍避之。入疫疾，鬼氣自消。乃至移徙起工，但當念一不避太歲大將軍八神禁忌，及出入來往，終無殃咎焉。

老君曰：夫人欲修身養性，行道化形，求福致願，結氣成神，延年益壽，終始無窮者，要當清靜。故天靜以為政，地靜以為定，神靜以為變，人靜以為生。故清則感，靜則應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還念形中。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然後乃無色之色為之見，無聲之聲為之聞，無味之味為之甘，不言之言為之崇。神景為之降，福德為之臻，和氣為之應。心則聖，意則明。好夢善隱，能睹求於微夢，則正睹於未然。如未睹者，由精誠未至，至則通矣。

老君曰：子欲入靜室，常用除日。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乃可入室，精鍊己身。身中魂魄和平，乃可入室耳。神不和者，則人煩亂，內外躁動，不能自安也。故為後賢叙說變事焉。老君曰：入室之時，有丹蛇來著人心。不驚恐者，當與真人語。或見西王母乘鳳凰車，後駕六赤龍車，前三朱雀。見之勿驚，與人語慎勿答。若見恚亦勿恐怖，恚不止，真人自代子語矣。西

王母去後，大道來見。見時上有日月星，或有天師與真人來倡樂萬端，勿視也。仙人玉女，慎勿觀也。龍蛇禽獸或犯子者，慎勿驚也。此並子形中精神所爲，非真也。汝見之但安心定意，此物自去矣。或有老婦女及異形者，勿與語，勿交往，乃吉矣。入室二十五日，有兩女來欲與子語，慎勿與語。四十五日當有一書生來欲與子語，亦勿共語。六十日室上有兩明星，躊躇經三日，亦勿怪。八十五日有白首老公乘白鹿來呼子，子曰吾有先人罪負，未能致賢也。百五日有天師來考子祖宗功德，子對曰先代以來，罪過未盡，是以故於室中精鍊耳。百二十五日去室三百步有千乘萬騎，子勿怪之。百五十日邪神稱子父母妻子來試子，故非子父母也。子但正身定意精心，百八十日後室自明知國中安危存亡，自是之後，具列身中官府顯見。二百八十日之後，形中惡病皆除，邪氣不加身。千日已後，金瘡癩癩灸斫自滅，遂爲真人矣。其九室者，第一室是去邪思也，

三神爲其守，太陽居左教之，太陰居右與之，太和居內利之。第二室是正身思也，與精氣合爲理，鬼物俱居外，瞻正與不正，宅神居內，視可成不也。第三室是致正思也，精氣鬼物皆合爲一，若居都市中，神居其外，勿怪之。第四室是大正思也，人精得與神小合也。第五室是極正思也，真神得入其內，精氣次之，鬼物居其外，方曰去也。第六室是深正思也，神精正，行氣正，以得其所，故氣鬼物邪惡以除去也。第七室是正真思也，大真神至，衆邪畏之，悉除去，獨有真神在也。第八室玄洞思也，身與真神都合爲人也，旦夕未嘗念地上俗間一事也。第九室是大洞思也，已成真人也，隨氣而卧大洞，道備矣，主埋神仙事，不得復知人事也，宜慎之焉。然後堅閉門，慎不得與俗相見也。須食置於戶外，令之自取，若不復取，勿令人動搖，當易其形容，自有去時矣。

論曰：夫人入室者，意在清齋誦經，或服藥行氣，或思真鍊神，志唯求

道。精懇愈切，專想不二，則能洞感、變形、易顏，以至仙飛。其有不然者，由於精誠不至，至不能久故也，豈徒委形幽室而已乎。關令奉教修行，三年事畢。顏容更少，面有金色者，蓋精之至也。道成之後，乃往成都焉，所言成都者，示其學道都成者耳，蓋指事以爲喻矣。

太上混元真錄

(王書獻點校)

002 混元聖紀

經名：混元聖紀。九卷。宋謝守灝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混元聖紀序

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爲道士，以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微言散見於百家者，摭拾詮次無遺，爲《聖紀》。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嗜仕，即不得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崢嶸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聘。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夫人推尊之，故未有如懷英此

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豈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而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墳羊楛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其語神怪不取者。然則使懷英不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則亦以《六經》斷百氏，必不能聘其博如此。余以是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因以爲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紹熙四年八月日陳傅良序。

進表

臣守灝言：太清顯蹟，悉資信史之洽聞。浩劫遺編，必俟熙朝而大備。時哉難得，道不虛行。臣守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切以九霄之上素號帝鄉，六合之外具存聖典，三墳不存則羲農之迹熄，六籍既出而周孔之業興。粵在漢唐之盛時，咸尚黃老之至教，聖賢間作，元化誕敷，世道交興，斯文弗墜。惟混元之上聖，寶妙道之大原，生天地而莫睹其端倪，神鬼神帝而執窮其畛域。先延康赤明之劫，既歷代爲師。洎有商蒼姬之時，復分身應化。有教無類，則西胡成道。至道不測，則東魯見龍。惟其知之者希，無怪言之弗究。舊傳第測管而窺豹，後學益多岐而亡羊，蔑聞藏室之全書，茲實教門之闕典。臣材非入室，學愧顛門，詎能馳騁乎翰墨之場，不過涉獵乎藝文之圃，研精而髮半鶴，染翰而手屢龜。搜羅三教書，編叙而爲《聖紀》。稽考百家說，

訂正而合真經。計餘十萬言，分爲一十卷。抑亦古人之糟粕，庶爲後學之筌蹄。雖道不在於書，而捨書則其道曷傳，猶迹固出於履，而索履者非迹何代。然欲記久而明遠，要當辯妄而歸真，希開海宇之昏蒙，必藉風雷之號令。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天德出寧，運陰陽不測之神，行清靜無爲之化，祖禪父而父禪子，振古無雙，人法地而地法天，與道爲一，邁唐虞、成周之盛，見典章文物之隆，矧片善之不遺，苟寸長而必錄。臣聿懷千載之遇，輒效一得之愚，藐爾涓埃，儻容著丙部之錄，美茲芹菽，覬獲塵乙夜之觀。臣所編《太上老君混元聖紀》，謹隨表投進以聞。臣守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紹熙二年三月 日觀復大師高士臣
謝守灝上表

混元聖紀卷之一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萬教之宗元，出乎太無之先，起乎無極之源，經歷天地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者也。其隨方設教，歷劫爲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然垂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日月，其可無記述乎。夫何紀傳，率多疏略，如司馬遷《史記》、班固《古今人表》、劉向之載列仙，嵇康、皇甫謐之叙高士，與夫葛稚川之《神仙傳》暨《集仙》、《總仙》等傳，例皆蔑裂，百不具一。尹文操編《聖記》八百二十章，賈善翔傳《猶龍》，析爲百篇，雖記述頗詳，而枝蔓旁引，首尾失次，其間取舍，未免乖違，二三其說，覽者滋惑。每一披卷，爲之感慨，誠教門之闕典也。今不揆愚陋，編考三教經典傳記，究其源流，仍序歷代崇奉之事，編爲《聖紀》，冠以年譜。若夫五太之初，九皇之始，真文未兆，載籍叵詳，

今始纂書史所載老君應世之歲月，述其年譜於左。

天皇

皇甫謐《三五歷》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徐整《三五歷紀》云：元炁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時老君降世，號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唐翰林學士承旨樂朋龜撰《青羊宮記》云：太上玄元老君，應運降跡，與天皇爲師。上清下濁之初開，相離未遠。六合八紘之乍坼，相去未遙。正方圓上下之形，定洪荒朴略之狀，川新融而水仍晦，土始結而石未堅，配四海於四神，付五行於五帝。

地皇

老君下降爲師，號有古大先生。唐紀云：是時乾象猶低，坤形仍薄，立極定位，敷化建功，我太上老君屑跡下降，與地皇爲師，分配剛柔，制定寒暑，地增博厚，天益高明，聖力無窮，神功靡測，萬木甲坼，萬草勾萌，

羽族毛群區分於兌離之位，介蟲鱗類支分於坎震之宮。

人皇《春秋緯》作九頭紀

老君下降為師，號盤古先生。《三五歷紀》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後乃有三皇。此三才之始也。唐紀云：已踰青海之年，又離青海之歲。二聖既理，四表生光。我太上老君博施濟衆，與人皇為師，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一萬五千之策乍配偶奇，三千三乙之神離胎於水木，六丙六辛之將出孕於火風，一百五十六代，四萬五千餘年，始稱通玄天師，再號金闕帝君，三名盤古先生。

五龍紀五姓，玉皇通一歷勾龍紀。

連通紀六姓，或作連遙紀。《春秋緯》及《河圖》、《五皇歷》皆作連通紀。

合雄紀三姓《春秋緯》作合雄紀。《初置天地經》作合雄紀。

五姓紀《河圖》云：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春秋緯》有攝提紀，而《五姓紀》又序次《羌一紀》。

叙命紀四姓，《置天地經》作厚紀。《玉皇

歷》作玄命紀。

修飛紀九姓，《河圖》作居方氏。

因提紀《河圖》作提挺紀。

禪通紀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流訖紀《史記索隱》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

按《河圖代姓紀》：太古者，生民之始也。男女姤精，以女生為姓。始

三頭謂之合雄紀生，號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是謂叙命紀。

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

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

號居方氏。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凌，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

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通姓氏之後，有有巢

氏，天下九頭咸歸而尊事之。有巢氏生燧人氏，燧人氏生伏羲。《河圖》及

《三五歷》云：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

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而不知其姓氏世次。三墳載天皇、伏羲氏，《策辭》云：

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生我圖文，代我咨告於四方上下，無或差忒。

後吳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木王於卯，二月乃集衆

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后女媧氏、无懷氏輔君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

亘。飛龍朱襄氏、潛龍吳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

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於外。皇曰：栗

陸子居我飛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毋或失時。曰：大庭子主我屋室，

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創其居，無或寒冷。曰：陰康子主我水土，俾

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陸。曰：昆連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曰：

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民。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

則世無憂，惟愛於民則位不危。又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

民危子危，其子念哉。以三墳之書考之，則伏犧氏爲後天皇氏，女媧、无懷其后也，朱襄、昊英其子也，共工、皇亘其相也，栗陸、赫胥、昆連、葛天、大庭、陰康、混沌，皆其神也。居內則其六卿分職以治其國，在外則爲四方君長以牧其民，所謂九頭者是也。然皆一時人，初無世代之異，而歷代典籍所載，多列爲先後，何也。意者伏犧氏沒，其后嗣及其九頭之臣皆享遐齡，且迭爲君主耶。不然，則其臣之子孫咸祚有國，因祖命氏耳。《韓詩外傳》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其首有無懷氏，則知其伏犧之前帝王世代先後不可得而識者，蓋亦多矣。《春秋

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雄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叙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紀當黃帝時，制九紀之

間。今自周敬王之三十九年，《春秋》魯哀公之十二年庚申西狩獲麟，逆數至黃帝元年丁亥，纔三千九百三十歲。自黃帝推而上之，至於開闢，當有三百二十七萬二千餘歲，其間帝王年代莫得而考，雖間見於諸子、圖緯之書，然疑相傳，無所折衷，今姑存而不論。

伏犧

太昊，姓風，木德。初造曆，元年起甲寅。女媧繼之，子孫相承四萬五千六百年。

《河圖代姓紀》云：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龍馬負圖，始畫八卦，命飛龍氏造六書，命潛龍氏作甲曆。伏犧制牛冶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時，老君降世，居荒野，號鬱華子。唐紀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以道弘濟，降跡爲師，教之以畫八卦，指之以分三才，助之以造書契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

祝融

炎帝，姓姜，火德，起丙辰，始教民陶冶，故號

炎帝

按《禮記諡號記》，先祝融，後神農。餘注則先神農，後祝融。切謂祝融爲炎帝之祖，以火德王，必不後於神農，今當以《禮記》爲正。其高陽氏之子黎爲火正，故亦號祝融，至今爲南方司火之神。《月令》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則祝融爲火德之祖明矣。時老君降濟陰，號廣壽字。

神農

連山氏，祝融之後，始教民耕種百穀，故號神農。子孫相承五百三十年。

《河圖代姓紀》號爲人皇。時老君降于濟陰，號大成子，唐紀云：連山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救時屈己，下爲帝師，付之於五運，分之於四時，助之以正萬機，明之以辨百穀，變飲血茹毛之化，移塊桴土鼓之音，毀穴焚巢，上棟下宇，範金合土，燔黍擘豚，製耒耜以濟兆民，作陶冶以利萬物，天雨粟以呈瑞，地芒稼而彰稔。

黃帝

有熊氏，姓公孫，土德，起丁亥。子孫相承共一千五百二十年。